



玉函山房輯佚書

九十八

口 11
1236
38



明
雅
卷
1.236
98



目耕帖卷二十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六

夏官司馬注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
何喬新集注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急於馬也鄧元
錫三禮編繹冬官法水德取其藏以爲富夏官法
火德取其明以爲政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陳氏禮書春秋傳

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
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
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
至昭而又舍也國語曰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
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
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
乎弗從遂作三軍自是齊楚代討魯襄昭皆如楚
由此觀之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服則其

國次國而已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
及舍中軍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
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言
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與周禮
不合是臆說耳翰案春秋時晉楚迭爲盟主叔孫
穆子所言乃屈於時勢耳要當溯開國之初以論
之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正義三郊三遂謂魯人
三軍引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又考李觀周官論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然則魯之三郊三遂爲三軍明矣惟魯有三軍故頌曰公徒三萬見億

之能法祖襄世作三軍譏大夫之分公室也昭世舍中軍公穀許之對前作三軍言也執後世之變制以定魯爲次國恐非其實也

大司馬九伐之灋注引王霸記者凡五事憑弱犯寡則省之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暴內陵外則壇之引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放弑其君則正之引王霸記曰正殺之也犯令陵政則杜之引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法不循也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

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王霸記是逸
禮記篇名玩注所引文語似是記中載司馬九伐
而論次其事義惜缺不具爾

暴內陵外則壇之先鄭云壇讀爲憚之以威之憚後
鄭據王霸記置之空墀之地讀壇爲墀然正曰壇
讀如同墀之墀而經字尙未經改王安石新義壇
之者會諸侯爲壇命以伐焉說亦可取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賁疏方千里曰國畿
據王畿外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王安石新義方
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四面五百里
則爲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
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
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

謂荒服也又其外蕃服在禹貢五服之外王昭禹詳解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案介甫以禹貢五服合大行人蕃國說九畿甚洽王東岳以周索戎索爲說非是左傳疆以戎索謂晉且尙有殷索未知當何傳合也

師帥執提鼓注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賈疏先鄭以提爲馬上鼓有曲木提蓋當時已有單騎故舉以爲况其實

周時乘車無輕騎法因學紀聞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陳繼儒羣碎錄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傳不見至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劉炫說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予按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楊慎升菴外集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

吳敗狄于大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駟騎萬匹是也鄭元解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之提謂提爲馬上鼓程伊川稱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時何嘗有單騎之說乎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師執鼙卒長執鐃王昭禹詳解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非旗不足以指麾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衆也黃度說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

作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翰案孫子軍爭篇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黃氏說本此

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鐺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之司馬也後鄭從之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王氏新義謂之公司馬以別於私人私人若都家司馬案子春以公司馬屬伍長者因

上兩司馬生義也

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之鄭鍔解義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設肆師與甸祝也注以大司徒爲有司非也

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注火幣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鄭鍔解義月

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司馬乃用火田蓋春所焚止禁圍以內爲地無多耳案金履祥通鑑前編夏小正九月主夫出火注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於是民用火於野者不禁季秋內火然而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則以火田之類於是主火度其用而出之若民則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然則春蒐火弊尙在未啓蟄之時歟王應電翼傳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春而火止故以火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秋而羅設故以羅言

羣吏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釋文
撰息轉反注讀作算又徒轉反案禮記內則栗曰
撰之正義數數揀撰省視之蓋撰卽選也集韻須
絹切撰亦與選同鄭讀算訓數擇亦以撰爲選也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戴旂軍吏載旗師都載
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號
焉注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
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卿大夫也
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帛而已書當爲畫事

也號也皆畫以雲氣王志長刪翼鄭氏司常注師
都六鄉六遂大夫也此以師都爲遂大夫鄉遂爲
鄉大夫似不倫

欽定周官義疏雲氣之畫尤屬無稽司常以畫爲書此忽

以書爲畫胡反覆不定耶

虞人桀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
爲一表司馬建旗於後之中注後表之中五十步
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
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王志長刪翼引薛氏圖曰

立此四表每至表則間一而坐坐而更起以正行列也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則後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表後表中乃五十步表之中從南表至北表也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車徒驟趨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二表至第三表也車馳徒步及表乃止此表第三至前表也乃鼓退及表乃止此自南總至北三表也

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注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陳氏禮書昔周

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放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事也杜預曰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文有二十五乘之偏則鄭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三廣之偏十五乘之偏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車是以當

敵後人足以待變則車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先鄭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謂部曲將吏故春秋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令之也要者簿書也後鄭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賈疏先鄭以植爲部曲將吏屬謂令聚後鄭不從者案昭三十一年晉士彌牟營成周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以此知屬謂賦丈尺於人數也王安石新義與慮事欲知其故

之可否屬其植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差等至志長刪翼愚按大司馬爲夏官之長大役非其專職但城邑與戰守有關故得與司徒司空共慮其事若植爲築城植耳何足以煩大司馬從司農可也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注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賈疏大射用諸侯爲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以卿大夫爲之燕射三耦自然用卿大夫以下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大射未必如注疏所云說見天官司裘職
及儀禮大射儀大射以諸侯爲六耦當是正射之
耦非初射之耦也疏以燕射三耦例之是直以爲
初射之耦矣諸侯大夫以爲三耦以初射故
使賤者也豈諸侯而可使爲初射之耦乎但耦數
以六爲限其故未詳大射儀公與賓爲耦卿大夫
繼之無定數與此異又若諸侯不足則當以大夫
耦之諸侯爲下射大夫爲上射以大射儀士與大
夫爲耦推之可知蓋每耦有一諸侯卽爲諸侯之

耦不必十二諸侯而始備也王與射亦當與諸侯
爲耦

小司馬之職掌注此下字脫滅禮爛文闕漢興求之
不得遂無識其數者案此經存者凡小祭祀會同
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一節知凡
國有小軍旅皆小司馬掌之一准其禮制也
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闕王應電翼傳軍司馬者
軍中執法之官猶後世都虞候也凡一軍儀制之
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

司之昔王儀爲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
秀實爲白孝德都虞候得以專騎軍之戮所以佐
大小司馬者也輿司馬者主一軍之車車必有騎
故天文謂之車騎行則以爲乘載止則以爲營衛
戰則以爲衝突兵家莫重之器此官掌其收藏出
入師行則主營衛車戰之事使無離次不齊也行
司馬者主一軍戰陳行伍坐作進退之法凡軍法
左右前後各司其局士大夫行列故費誓曰馬牛
其風臣妾逃逃無敢越逐祇復之牧誓曰不愆於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如是則人有統攝而無奔潰之患勇怯
並奏而無罷敝之虞矣凡行陣之事多於車而輿
司馬爲上士者蓋輿皆上大夫所乘則兼夫貴賤
且車以爲營衛亦先爲不可勝之意也

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
曰力戰功曰多鄧元錫三禮編釋司勳功等有六
戰功後焉首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次民功曰庸
爲其功計安於無形者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也

年耕制
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
庸不効於民事而勤民於戰非王道所有故後之
也蓋天道後陰也翰案漢書食貨志臣瓚引茂陵
中書武功爵武功爵級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
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
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
級曰政戾戚長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十一級曰軍
衛此武帝所制以崇軍功專主戰功浸失周禮之
法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注鄭司農云正
謂稅也賈疏加田未知所在或與貴田同處在遠
郊也無國正言無稅入天子法凡夫夫士賜地有
四種大夫以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
嘗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卽仕
田是有四種祀禮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
法也翰案王制云夫圭田無征與此經加田無國
正義合此經加田亦指祭田言謂於圭田外而有

加也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有定制若有功則加祭田於圭田之外名曰加田祿有賞地以厚其生祭有加田以榮其沒無國正准圭田也鄭注王制夫圭田無征云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十一注載師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云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士通仕宦言則曰士指祭祀言則曰圭名緣義起實一田也氏謂圭田卽士田良是但見載師又言凡任地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疑周禮於士田亦有征因謂周稅十一而以圭田無征爲殷制夫圭田無征王制第曰古者何言殷制司勳加田無國正士田內實有無征者明明周制非殷制其將何以通之蓋載師任地賦之輕重有定此經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二以爲勳臣之實封一以歸幣餘之待用稅法亦有變通唯圭田本無征以優賢而體士此之加田准之又以見曠典若加田不因圭田則凡有賚賜均爲賞地則田將於何所加之乎

馬質綱惡馬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元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王應電翼傳馬有惡駕破車而其力可用者則以索綱維之使馴服也翰案應劭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綱馬亦此意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歲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元謂旬之內死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李嘉會說義受馬於官未及旬而死安知非前所養

者失其職乎曰前者失養則後者不當受既受而馬死必後者失職也責其備償則受馬之時致養之際必不苟矣

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陸佃埤雅釋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爲其殘桑也引鄭注云云然則原蠶非特欲護桑又以害馬

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
熱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
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柔弱而馬耗也穆希
文蟬史世傳蠶乃馬化故背負馬跡蛻殼時頭如
馬今人祭馬頭娘名馬面菩薩卽其神也程大昌
演繁露荀子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歟今
蠶頭實不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蠶爲馬類古有其
傳矣周禮禁原蠶爲妨馬也今術家末僵蠶塗傳
馬齒輒不能斲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周密癸辛雜

志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今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
醃蠶其蠶爲上不浴者名火蠶其蠶次之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注鄭
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元謂州
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故名州市
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
居也王應電翼傳師衆所居非可苟也八陣之法
中軍倍於四正以爲提挈弛張四正倍於四隅以
爲輔翼遊軍別存三之一以爲應援營中大道縱

橫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爲九所謂州也前有朝
爲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爲兵衆貿
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
略如國中之制安營皆然但軍行多寡不同則壘
舍大小亦異握機經云先出遊軍定兩端孫子云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皆謂是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注鄭司農云從
獻者肉殺從酒也元謂燔從於獻酒之內炙也數
多少也量長短也賈疏後鄭不從先鄭者以肉殺

從酒禮所不言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
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王昭禹詳解從獻脯燔
者以所獻牲牢爲正而以脯燔爲從也

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先鄭云筭讀如嫁
娶之嫁筭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
周以爵後鄭謂筭讀如嘏尸之嘏王志長刪翼引
某氏云尸酢主人以福酒鬱人量人受而傳之宅
器而皆飲之皆飲謂盡飲猶言卒爵鄭鍔解義歷
瀝同謂受舉筭之餘歷而皆飲之受神福也案此

皆依先鄭義鄭剛中以歷爲瀝亦非蓋謂量人與
鬱人同時受學歷次而皆飲之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先鄭云羊肆體薦全
蒸也後鄭謂肆讀爲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賈疏
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
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段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
熟其殽體解而爛之又云退而合亨腥其犬豕牛
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此祭爲宗廟之祭故
後鄭讀肆從鬻羊鬻者所解豚也豚解之法則士

喪禮特豚四鬻去蹄謂四段解之也翰案後鄭不
從先鄭全烝之說以此爲宗廟之祭是矣然宗廟
吉禮而據士喪禮特豚四鬻以解羊肆亦不倫詩
小雅楚茨篇云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
肆或將此卽羊肆也肆如字讀義自曉暢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注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
也王昭禹詳解沈謂貍沈辜謂鬮侯謂候福禳謂
禳禍皆小子飾其牲也劉氏迎曰小祝掌侯禳禱
祠之祝號注以侯爲候嘉慶禳謂却凶咎是以侯

禮記卷之二十八
禴爲二祭何此侯禴又以爲侯惡氣而禴之羊人
職沈辜釁禴四者各一事則禴二祭也

羊人賓客共其灋羊注灋羊殮養積膳之羊王安石
新義灋羊賓客牢禮之法所用案一灋字內不敢
恣殺得用物之禮不忍暴殄有愛物之仁

凡沈辜侯禴釁積共其羊牲注積故書爲眡鄭司農
云眡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元謂積積柴禮
祀樛燎實柴案禋樛燎大祀也不應在沈辜侯禴
釁之下或謂積於柴上焚燎之羊雖與生民詩取

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傳謂較道祭者可以
傳合而終見迂曲攷張揖博雅釋詁輒鑣瑕豐斯
垢痺悟抓抹眡眡隙斬裁副域拍劈搯割瘳裂
也故書作眡有裂義與禴爲類禮記月令季春之
月命國難九門磔禴以畢春氣謂裂牲以祭眡其
磔之別名歟

司燿注故書燿爲燿杜子春云當爲燿書亦或爲燿
燿謂私火元謂燿讀如予觀火之觀今俗名湯熱
爲觀則燿火謂熱火與賈疏民間理爨之火爲私

火亦如後鄭爲熱火也熱火對司燿氏以夫燧取
火於日爲冷火也王志長刪翼引某氏曰燿火明
也軍中有火攻之法故屬司法平居無事則掌火
政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先鄭引
鄒子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
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賈疏春取
榆柳等舊師以爲取五方之色同今案棗杏雖赤
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王氏翼傳以四時

之木所生者言之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
棗杏心赤得南方之色柞櫟文理白得西方之色
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裏皆黃得中央之
色楊慎丹鉛總錄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
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上之中位故
月令於季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
說也翰案先鄭引鄒子是騶衍五德終始篇之佚
文騶或作鄒亦作鄒其言與論語集解馬融引周
書月令同又考管子幼官篇說四時之水火春云

目表巾 卷二十六
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夏云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秋云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冬云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尹知章注以四方之火釋羽蟲等又淮南子天文訓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金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水煙黑七十二日此皆本司燂之遺法而論有不同必參觀之其義乃備

隋書載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絕廢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輶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蘇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其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困學紀聞裁取其說又引東漢禮儀志

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知新錄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司燿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秋官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注爲季春將出火也李涪刊誤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

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卽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卽其事也又禮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子推爲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改火證之陸翽鄴中記記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周禮司烜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

三月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又後漢書周舉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章懷太子注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又魏武帝明罰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禁火云爲介子推且子胥沈江未有絕水之事今絕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案此皆以子推寒食在

冬又蔡邕琴操子推燒死晉文公崔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鄴中記并州俗以介子推於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祠神及作五兔辛盤相餉遺不爲子推也案或以子推寒食在冬或以爲在下縱有其事總與司燿之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司烜之火禁無與也程子外書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

目表附
卷二十八
甚耳

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賈疏引宮伯注士謂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黃度說霍光謂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猶識古以士庶子宿衛王宮及守固之意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注國有司掌固王應電翼傳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

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於掌固而通其守政庶乎緩急相應援聲勢相依輔而四面遠近皆通貫連絡矣至於荒僻或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又爲通融之法以有餘而贊其不足國有司掌甲兵財用之官也王志長刪翼載之云按一說數是百丁移甲以下通守政之事亦通但不如明齋之周匝至移甲等卽掌固之法則國有司不宜又指掌固明矣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

道路注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
案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孫子曰不知
山林險阻川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二子之言皆與夏官司險有合

掌疆經文闕易破總義王畿所屆謂之疆載師以大
都之田任置地是也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
制其畿而溝封之是也此官雖逸以司險推之則
掌王畿以及邦國都鄙之疆審矣

大國之地數圻掌疆所以去其籍也赤芾之士三百
候人所以編於詩也

人各掌其方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引詩彼
候人兮何戈與祲案說文解字祲彡也或說城郭
十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
馬曰祲引詩曰何戈與祲此說必有古據亦亡於
禮者之禮也

環人黃文說以環名官取巡邏周匝之義鄭鍔解義
夏官環人掌巡察軍中之事秋官環人掌送逆邦
國之通賓客皆循環往來爲義郝敬完解往復曰

環如今探子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
注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
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
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
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
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於所當稟假之
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故
以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令謹囂號令不能假聞

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趨疾於義便也案壺壺漏
也水漏下人器中故以令井先鄭謂壺以盛飲非
也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注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
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
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
成法有四十八箭賈疏此據漢法而言以器盛四
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水

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十四氣也易祓總義挈壺之制不可考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景無差翰案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有後漢張衡制殷夔法

後魏李蘭法及隋志亦言其略數法皆在唐前輯錄於此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又云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殷夔漏刻法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輿踟躕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躕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壺上有蓋蓋上鑄金人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李蘭漏刻法以器貯水以銅

為渴烏狀如鉤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
 權器漏水一升稱重一劬時經一刻以玉壺玉管
 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者水銀之別名隋書天文志周禮
 孝壺氏其法總以百刻分為晝夜冬至晝漏四十
 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
 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凡有四十八箭晝有朝有
 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且有星中
 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序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

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夫執雁注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
 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黃度說此即司士朝儀之
 位公卿大夫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
 有摯此射人掌其事也注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
 若將射而非初命何用摯哉大抵射人本掌孤卿
 大夫之總故在朝則使掌其位等其摯會同朝觀
 則作大夫介及凡有爵者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
 凡此皆非射事而射事彼兼掌之故以射人名官

三 天 鄉 孌 館 補 校

耳郝敬完解將射見則不必摯凡摯始相見也始見輒與燕而射非也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注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皆北面從三公位灋其禮儀賈疏司几筵職大饗射王立扈前南鄉司服職饗射則驚冕此云王與諸侯射在朝當皮弁又何得有扈所以然者彼二者據大射在學故在扈著冕此賓射在路門外之外朝與彼異也黃度說外朝諸侯東面賓之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案黃氏止

言朝儀之位不從注疏賓射解以諸經言射位無北面之文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注此皆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又云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

飾侯下大夫也又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賈疏引樂記者證侯道遠近亦爲節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案賓射唯天子諸侯有之此經言孤卿大夫士則燕射也注謂賓射恐非云士與士射者以上文不言之彼注言天子與諸侯賓射士不與故此復曲爲之說不知掌其遠治已上皆射人詔相朝儀之事以射灋治射儀已下乃言射事也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注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元謂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灋之也敖繼公儀禮集說步者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等引之類刻劃狸形於其上以爲識故云狸首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驅劉云賈疏漢時苑中有驅劉卽爾雅驅似狸劉殺也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

法攷漢書武帝紀牒五日注蘇林曰牒祭名也羆
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
祭宗廟故有羆牒之祭也後漢書禮儀志羆劉先
祠先農先虞廖文英正字通按牒劉字別義同劉
音留牒音閻劉亦讀閻牒亦讀劉儀禮志羆劉卽
武帝紀羆牒也翰案劉以殺爲義牒以祭獸爲義
義原有別羆牒之祭用於宗廟而羆劉之祭乃用
於先農先虞用復不同康成援之以况烝嘗之射
豕烝嘗禮佚無從考證之矣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序官服不注服不服之
獸者教擾注教習使馴服也王者之教無不服王
安石新義舜命益爲虞則曰若予草木鳥獸養猛
獸而教馴之亦以若爲主也

黃度周禮說射人與司士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四
官參其間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終射義也
射鳥氏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先鄭云并夾鍼器
具夾讀爲甲司弓矢職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案
卽一并夾觀之司弓矢備其物射鳥氏詳其用聖

人制禮無微不至如此

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讀爲縠細密之羅元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異矣豺旣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薛季宣云戴記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非真以鹿致也蓋作羅以示之非真以女致也蓋作縠以示之鄭鏐亦云羅以戒其好田襦以戒其好色也案此說與二鄭異而有經據

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注是時鷹化爲鳩鳩與

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後漢書禮儀志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應劭風俗通義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鳥故鳩杖以賜老者按少皞五鳩鳩者聚也聚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翰案鳩視不噎與鄭氏變舊爲新義可參通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注謂鴛鴦之屬王安石

新義鷺曰舒雁鳴曰舒鳧以其似雁鳧而飛之舒
遲也案六畜鳥惟有雞月令季冬之月記雞乳夏
小正正月記雞桴粥則掌畜之養鳥以雞爲主而
鷺鷺亦並養之左傳襄一十八年公膳日雙雞饗
人竊更之以鷺則古人之重雞可知

吳澄三禮考注謂司士掌羣臣之版詔爵詔祿詔事
定食乃冢宰馭貴馭富小宰作事制食之意也宜
屬天官舒芬定本謂司馬掌邦政則爵祿夫人亦
政之大者况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有可據耶若

大宰馭貴馭富之文直以明爵祿生殺之柄所在
以見作福作威之惟辟與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各
爲一義也小宰以敘作事與以能詔事以敘制食
與以久奠食亦各爲一義也鳥可但以形似不究
義理而苟附會之哉

司士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以詔王治王應電翼傳邦國甸之數二字衍文案
必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而後能知卿大夫
士庶子之數兩之數相因非衍文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王志長刪
翼引雜說爵祿事皆稱詔獨其食不言詔者則知
爵祿事皆有去取進退唯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
常俸所常得之稍食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
之久而當食之俸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
事唯能得此理矣

唯賜無常王應電翼傳賜雖曰無常然取於幣餘之
賦而節以好用之式則亦不至於濫也翰案此等
注最有功於經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注王族故士
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
宮賈疏以其與虎士同位故知是宿衛者也新升
試士未得正爵者不得留宿衛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王族故士謂王之族與親故之爲士者也
陳祥道禮書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
之灋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灋文王世
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
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

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
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
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
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
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
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
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
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
於內朝曰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

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仕而進退其爵祿注在其
所掌治賈疏稽士任文外邦國是邦國之士也王
與之訂義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其賞罰也
諸侯貢士一事不見他官其稽攷進退之責蓋司
士兼之按後漢書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
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徒辨論其材此所謂
稽上任而進退其爵祿也說亦可取

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率鄭司農云率讀如

物有副倅之倅蓋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冏官諸子職同文案卒古文倅字省

呂東萊集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其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居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宮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夫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爲諸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

能爲諸侯者則他日立爲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伯禽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大公子伋俱事成王此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以概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亦有此意翰案鄭忽在周六質也與此經迥異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注學士學射射宮也王應雷翼
傳合諸學學當作樂諸子一歲皆在學中豈獨春
而合之春合諸樂卽月令季春大合樂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合注羣右戎右齊右道右李嘉會
云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下大夫爲
之非司右之屬也司右所屬乃華車之右故國中
有勇力者屬焉有事則於是乎取之案掌羣右之
政令卽下比其乘屬其右也曰乘曰比非統屬之
謂或因此又謂序官下略中大夫二人五字亦無

所據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司馬灋弓矢
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賈
疏圍圍城守守城助謂圍守皆用戈戟助之圍者
以弓矢爲長戈戟爲短守者以戈戟爲短及矛爲
長又云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用當不數弓矢奇
兵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案司兵掌五
兵注鄭司農云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也又軍事
建車之五兵注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

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薛圖云夷矛雖不
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施於車也故兵車射者處
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夫車上固有弓矢也又
攻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兵有五一弓二矢三矛四
戈五戟與司馬灋所言合當以此爲古據而用之
無分於車步也陳祥道禮書五兵之用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書曰比
爾于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然則于戈爲
一兵弓矢爲一兵故世本言弓而司馬灋并言弓

矢也鄧元錫三禮編釋五兵擊刺鉤與斬兵二而
五也及所以擊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鎗有枝旁
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二也斬兵長
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兵刀劍四也句兵首矛
夷矛五也此不數弓矢而言兵器亦甚詳賅因億
馬氏曰抄載嘉靖己巳山西李通應募爲第一較
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
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搥十
四及十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或又說矛鎚弓弩銃鞭簡劍鏈撾斧鉞并戈戟牌
棒與槍杵爲十八般武藝此皆後人所踵增而其
源皆出於五兵也

葉時禮經會元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生徒而言虎
士則皆士人之有勇者雖名爲兵而不聞一武夫
悍卒得厮踰於其間平時夾階祀而立堂垂執劉
鉞而止戈刃者率皆冕弁之士何嘗有文事武事
之判耶

旅賁氏賈疏言旅見其衆王氏新義旅賁氏以膂力

而衛王詩云旅力方剛者此也案王氏以旅爲膂
與疏異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四
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從車注
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
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以旌曳地先鄭
云維持之袞冕者亦從尸服也袞大裘也凡尸服
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春秋傳晉祀夏
郊董伯爲尸張子全書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

不宜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郝敬完解按是職本下士披天子衣執旗荷戈以趨於禮何居祀天爲尸亦不經王應電翼傳祭祀朝覲節服氏掌爲王服裘冕而以六人維大常郊祀節服氏掌爲王服裘冕而以二人執戈送逆從車也舊說於裘冕六人裘冕二人句絕遂謂六人裘冕爲從王之服二人裘冕爲從尸之服夫裘冕裘冕王之盛服也節服氏以下士乃衣之以維大常執戈盾哉王志長剛翼愚按後儒以節

服氏掌王服之中節者掌祭祀朝覲裘冕爲句郊祀裘冕爲句常與服相聯故掌維常之事裘冕以衣尸故又掌送逆尸二事乃節服氏兼職也然按書傳大輅圖王在輅上驂乘者一人步行導前者一人旁行者六人皆冕服則亦似有說今姑從鄭注案明卿句讀辨正最當大輅圖沿鄭注而失之也惠氏世奇禮說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巾服旗常皆其職掌若云從王服裘從尸服冕則周書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也郭景

純注爾雅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服虔注左
傳引周禮亦然則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
裘冕可知矣

舒芬周禮定本吳氏謂節服掌祭祀朝覲爲禮官之
屬移屬宗伯且欲刪袞冕裘冕四字以爲錯亂等
威也芬謂節服所掌非祭祀朝覲也祭祀朝覲之
時惟王之太常執戈送逆而已其用袞冕裘冕如
此者成不虞也故官屬典兵之官焉

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注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

貌王氏新義時儼而毆疫其官名之曰方相氏以
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季冬命有司大
儼則曰旁礫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儼以索室毆疫注如今魃頭也案許慎
說文解字類醜也从頁其聲今逐疫有顛頭徐鍇
注顛頭方相四目也今文作魃又與俱通荀子非
相篇仲尼面如蒙俱楊倞注方相也其首蒙茸故
曰蒙俱韓愈曰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建康實錄

孫興公嘗著假面戲爲儼至桓宣武家然則以黃金飾目卽後世之面具今俗謂之鬼臉故朱子論語集注云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也後漢書禮儀志載大儼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與周禮同下云十二獸有衣毛角又有儼辭志云中黃門倡侏子和曰甲作食殖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旌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

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又劉昭注大儼逐疫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域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庖善驚小兒攷漢舊儀所載見禮緯段成式酉陽雜俎諾臯記亦載儼辭與後漢志小異當別有所據雖皆於方相所掌踵而增之要必傳之古昔非莊子寓言之比蓋游魂爲變精氣爲物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爲大儼之禮逐疫以安民生與八蜡之祭猶虎毘蟲具有實

理精義未可以謬悠荒怪目之也

毆方良注方良罔兩也引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釋文方音罔良音兩賈疏按國語水之怪龍罔兩上之怪夔罔兩舜中義毆罔兩以安土神也皆隱破鄭說木石之誤按張衡東京賦說大儼云捐魑魅斯猶狂斬蛟蛇腦方良良與狂叶韻薛綜注方良草澤之神也音釋皆與鄭異可互考焉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安石新義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正王之位

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故也

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先鄭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也王志長刪翼有諸侯之復逆有孤卿之復逆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情諸侯復逆掌之太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位之尊卑而爲之次第也若宰夫則有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復者雖爲諸臣言之而民亦未始不復逆者雖爲萬民言之而吏亦未始不逆

是以僕御又云諸臣之逆萬民之復是知復逆通
上下之詞也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
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陳氏禮書王燕朝之位雖
掌於太僕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攷文王世子曰
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
燕朝亦宜然也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瀆儀注小命時事所
敕問也小瀆儀趨行拱揖之容也王應電翼傳大
僕掌正王之服位詔大瀆儀出入王之大命故稱
大小臣掌小命及小瀆儀故稱小鄭鏐解義小臣
爵上士蓋以德行道藝簡者天官內小臣掌王后
之命亦以奄上士爲之

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注
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賜之禽王應電翼
傳注謂都有先王之廟則賜之禽非也諸侯不得
祖天子何自有先王之廟蓋謂同姓有服之親也
都家亦如之者謂古帝王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

者皆王所當與祭不與則賜之禽耳唯岐豐舊廟則有之然未詳其祭祀與否黃度說王所不與謂畿內山川及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都家祭祀皆命於國亦各使其主者祭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李嘉會說觀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漢征民俗衛及其去也天子親饗之則羣吏庶民有弔勞直也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大喪復于大寢小寢注小

寢高祖已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劉敞七經小傳隸僕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神人不參若果典職宗廟不應更褻之於宮中而役以勞辱之事然則寢非寢廟也又謂小寢大寢王之小寢大寢也王與之訂義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黜陟之此隸僕所掌當爲王之小寢

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以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楊慎

丹鉛總錄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夏樹芳詞林
海錯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視明堂居攝乘石
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唐王起乘石賦承玉趾以增
麗拂裘衣而更妍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
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
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賈疏凡
冕制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灋乎周
今還取彼釋之案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

寸上以元下以朱覆於冠前低一寸又云冕名雖
同旒數則亦有異鄭鏐解義王之吉服六而冕止
五者陸佃謂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大裘與
裘同一冕此說得之馬貴與文獻通考先儒疑服
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大裘裘衣二服同冕然郊
特牲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玉藻天子龍卷以祭
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輔之被裘象天既至
泰壇王脫裘矣服裘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
象天數也陳祥道以爲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

龍衮龍袞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天亦服龍袞特
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袞內無裘故以大裘
而冕在袞冕之前則大裘袞衣不可分爲二服而
服冕皆五未嘗有六服矣鄭氏又謂大裘之冕無
旒是以大裘爲一服無旒者爲一冕則有六服亦
有六冕然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子男大夫服
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子男之大
夫可乎

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

就玉璣玉笄注侯當作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
也其餘謂延組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纁旒皆就
皆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
十二賈疏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知者以下文別
見諸侯又上公以九爲節也諸公之纁旒九就又
云纁旒皆就者上王冕言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
十有二纁玉別文則纁有差降玉無差降也此諸
公纁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注計一冕爲九
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驚冕已下以其冕

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冕冠數服也王應電翼傳纁旂皆就四字無意義疑衍文翰案此經眼目止在諸侯二字與王之事分別制度之隆殺康成改侯爲公遂致疑義紛出至不可解經言諸侯統五等之諸侯觀下言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可證蓋謂諸侯之纁旂自九就璿玉三采之外其餘延組等如王之事九就於諸侯中舉其極隆者嫌於專言上公故復言纁旂皆就以皆字括七就五就在內易破總義謂纁旂皆就又以見

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之例侯伯七命七就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說極有識若依經諸侯如字解之上下益能聯貫矣

諸侯之纁旂九就璿玉三采注故書璿作璠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璠惡玉也案徐堅初學記引逸論語璠三采玉也逸論語是齊論多與古論同則璠亦古文字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

曰擗用組乃笄擗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擗沛國人謂反繪爲膾會縫中也璣綦通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釋文會儀禮作髻案說文解字膾骨摘之可會髮者引詩膾弁如星儀禮士喪禮髻用組注髻古文皆爲括又髻笄用桑疏以髻爲髻取以髮會聚之意又主人髻髮祖注古文髻作括廣韻膾同會今合而通髻膾古今字會亦古文字省括古字髻

今字與髻同義而異讀鄭注引儀禮會作擗或據別本乎注引其弁伊綦今毛詩作馱釋文馱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璣云弁飾也鄭引詩作綦蓋據韓魯詩經說文璣云弁飾則訓周官玉璣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之而掌其禁令注各以其等纁旂玉璣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

目表巾
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
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
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弁綵之弁其辟積如冕
纁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
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綵
之弁不辟積王應電翼傳按舊說冕旒之制所差
有四愚據經文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
則冕之制同也五采纁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纁其
數無不同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

一百四十四矣舊說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
旒元冕三旒非也夫五服之章有九七五三之不
同而冕則一何也蓋冕主上覆天之象天一而已
人事則不齊故五服異而五冕同者其亦此之意
歟此失之一也諸公之纁九就璫玉三采所異者
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有二並
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間寸十有二玉爲
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
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

八乃謂每份人數如其份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
樂舞乎故侯伯之纁旂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
旒玉十有二子男之纁旂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
纁有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
旒亦皆十有二唯其采以典瑞之例推之子男而
下當爲二采此失之二也夫旒爲目而設後之有
旒果何所爲故經文敘王之冕止云纁十有二就
而不言二十四諸侯纁旂九就而不言十有八若
曰止以前面言則深衣何獨通後而云十有二幅

乎故據經觀之止有前旒禮記家語並云冕而前
旒是亦一證唯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此失
之三也衣止二章冕止二旒以再命始受服也蓋
黼黻相麗去一則不足以爲文二旒相並去一則
不足以爲蔽故再命始得受服一命者不服冕唯
弁服而已先儒拘於陽數之說謂元衣一章元冕
無旒尙足以爲冕耶乎且有一章之冕服是一命
受服矣此失之四也大抵先儒之說皆失於不考

經文之過

日新中 卷三
司甲經闕王氏新義書之費誓言敕乃甲冑敝乃干
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蓋甲冑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
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
及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注五
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賈疏祭統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秦詩蒙伐有苑注云伐中干襄十一年
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爲櫓而當一隊則有朱干中

干及櫓其二者未聞鄧元錫三禮編繹五盾祭朱
干以舞一詩龍盾乘車所建二蒙伐有苑注稱中
干貳車所建三旅賁虎士所執四舍設藩盾五翰
案潛溪釋五盾據司戈盾言之最得解以疏所引
蒙伐與授貳車之盾合去疏所引左傳之櫓易以
龍盾與建乘車之盾合其旅賁虎士所執舍設藩
盾則直依經補之唯仍疏說以朱干爲五盾之首
意以司戈盾言授舞者亦如之文在四盾之上不
知此經言以待軍事與祭祀授舞者各爲一事則

朱干不在其內似當分旅賁之盾虎士之盾爲二
至於五盾之名稱攷劉熙釋名釋兵篇盾遯也跪
其後以隱遯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爲魁
帥者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於蜀須所持也或
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脇而鄒者曰陷虜言其可
陷破虜敵也今謂之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
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
者也子小稱也以縫編板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
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釋名所

載凡七名除吳魁陷虜不言盾其須盾步盾子盾
犀盾木盾名適得五當是漢師有以此說五盾之
義者而成國述之子盾疑卽龍盾小亦合載詩所
以言龍盾之合也蒙伐疑卽犀盾文采龐雜詩所
以言蒙伐有苑也須盾步盾或賁旅及虎士所執
木盾或舍藩所設歟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注司馬之灋師旅卒兩
人數所用多少也陳汲說義周制甸出革車一乘
凡甲戈盾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

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
兵司戈盾司弓矢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
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亦如之
是卿大夫畢事則歸之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
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
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意大異矣王應龍翼
傳亦謂凡出軍公卿大夫各有縣都之兵伍兩卒
旅則有邱甸之兵唯王之乘車貳車所建之兵與
天親臣所用之兵則於是乎領焉說亦有據案古

者寓兵於農軍器雖民間自具而授受頒輸一歸
於司馬之灋乃無私擅之弊陳及之主卿大夫王
明齋主王之乘車貳車及夫親臣所用彼非不能
自備而必授而受頒而輸者民兵可知矣

司戈盾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注及如杖長等有
四尸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旅賁氏但執戈盾不言執及此及字當是
及字以文與及相近以下節例之可知

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注弓弩成於和矢

箛成於豎王應電翼傳橐人職於弓弩矢箛總之
以春獻素秋獻成當以之爲據此云爾者蓋獻素
以弓弩爲重獻成以矢箛爲全非有二義也案橐
人春獻素秋獻成注矢箛春作秋合矢箛言之則
獻謂獻於橐人以試其事義亦少異

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注質正也樹楛以爲
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又云故書楛爲鞞鄭
司農云楛字當爲鞞非也圉師職射則共楛質又
此職澤共射楛質之弓矢以此觀之言鞞質者非

案圉師注引杜子春讀楛爲齊人言鈇楛之楛楛
質習射者所用之的史記范雎列傳今臣之胸不
足以楛質司馬貞索隱楛音陟林反楛莖也質剡
刃也與子春所謂鈇楛同義楛質古用以戮人今
俗謂斷草刀爲鋤者卽此物射而用以爲的殊失
倫類蓋鈇楛之楛本作鋤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
注質謂鋤也王應電同文備考楛字云此當爲桑
楛字楛質借用由此言之則楛不當訓鈇楛明矣
劉彝中義說圉師楛質云盤草以代侯也楛爲有

識復引司弓矢云射甲革楛質愚按此經故書作
鞞與下共射楛質及圍師楛質不同則鞞楛二字
不當混而一之楛當如劉氏義盤草以代侯今俗
所謂靶子是也習禮射者用之鞞爾雅釋器與革
前謂之鞞蓋以革爲的習武射者與甲革並用之
所謂貫革之射也

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釋文庾師儒相傳讀
庚本或作庚考工記弓人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
與之屬釋文與音庾案與古文庾今文本作庚者

傳寫誤也

凡矢在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
諸近射田獵矰矢箝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
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各四焉杆殺矰恒弓所用
絜鏃箝痺弩所用也賈疏此八矢六弓四弩不相
配者四矢配四弩於義爲可以四矢配六弓其數
參差不可相當故不得相配但依六弓四弩與矢
隨義相當而用之案弓弩及八矢之用以本經釋
之王弓弧弓授射甲革楛質者與守城車戰合則

枉矢絜矢宜用於王弓弧弓也夾弓庾弓以授射
豨侯鳥獸者與近射田獵弋射合則殺矢鏃矢矰
矢弗矢宜用於夾弓庾弓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
者使者勞者與散射合則恒矢痺矢宜用於唐弓
大弓也此六弓之用八矢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
大利車戰野戰與枉矢絜矢言用諸守城車戰正
合則弩惟用枉矢絜矢餘俱不用故經加利火射
以別之見弓弩並用此也注八矢上者屬弓下者
屬弩於義爲疑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
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注體往來
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圓往體多來體
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黃
度說康成以爲弓體往來之衰若然天子之弓皆
王弧諸侯之弓皆唐大大夫之弓皆夾庾恐不如
此王弧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是凡射甲革楛質者
皆得用天子之弓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是
凡學射者使者勞者皆得用諸侯之弓夾庾以授

射豸侯鳥獸者是凡射鳥獸者皆得用大夫之弓
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強弱中之異制也合九
合七合五合三長短曲直之異形也強弱不同優
尊者也賈氏合而言之故低悟耳

梓共射樞質之弓矢注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
射選士之處也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
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
得與於祭賈疏所共弓矢則王弧也上文王弓弧
弓以射甲革樞質是也案禮記射義注澤宮名也

正義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
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
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
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案二
鄭以澤爲澤宮皆本伏生尙書大傳傳論主皮之
射謂於澤宮揖讓之取益知樞質之與鞞質不同
彼謂鄉射主皮此謂禮射不主皮也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注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鄭
錡解義惟不用於射而亡則使之償更與馬質以

其物更之更同郝敬完解既舍再收用若亡矢及收不可用乃請更易也說亦通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挾拾先鄭云挾者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挾謂引弦驅也拾謂鞬扞也後鄭云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挾用正玉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鞬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土應電翼傳引詩傳挾著右手大指以句弦聞體拾著於左臂以遂弦案先鄭所引詩家說未知於魯齊韓三家爲誰後鄭先

習魯韓詩注禮時尚未箋釋毛詩故說與毛傳大誼同而文詞微異也

橐人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注故書試爲考元謂試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是案古文作考今文作試鄭必從今文作試者以與中庸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合也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先鄭云辟灋也後鄭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鄭鑿解義辟謂開辟盟載之書大史職辟灋亦謂開

辟以觀法也注義未確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注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又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賈疏王路有五惟有戎右齊右道右不見祀右及田右以祭祀乃齊田與兵事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戎右兼田右也翰案戎右為革路之右戎僕馭革路者也齊右為金路之右齊僕馭金路者也道右為象路之右道僕馭象路者也戎右兼田右則為木路之右田

僕馭木路者也齊右兼玉路即兼祀右而夏官無祀僕者大馭掌馭玉路也變僕言大馭者以其為四僕之長統五路也故大馭職曰凡馭路注凡馭路謂五路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注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也賈疏云貳車象路之副者以道僕之掌貳車之政令也云從車戎車田路之副者見戎僕與田僕俱不言貳田與戎職俱煩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之副

者二者事暇蓋車僕不共掌也王安石新義從車
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車雖異於鄭而說較捷



